

經訓彙編

卷之四

穎
川
語
小

陳叔方撰

中華書局

欽定四庫全書提要

穎川語小二卷。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。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。惟題爲陳叔方撰。而不著時代。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。考宋史列傳。祖謙卒未得諡。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。賜諡曰成。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。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。稱其字曰節齋。宋無名氏詩家鼎鑪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宮詞一首。在趙葵之後。王邁之前。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。號節齋。溫州平陽人。以父蔭入官。累除吏部尙書。端明殿學士。卒諡清惠。此一陳叔方也。又倪瓚清閨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。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。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。其名曰植。爲宋遺民。事極先生陳深之子。此又一陳叔方也。是書無一字及元事。其宋之陳昉所撰歟。其考究典籍異同。朝廷掌故。酷似洪邁容齋隨筆。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。又頗似陳騷文則。其中疏舛之處。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。則未考左傳疏及史記注。謂巨羅不知何器。則未考北史祖瑒傳及李白岑參詩。謂只字毛詩以外。別無所出。則未考楚祠大招。謂銚尾詛爲獬尾。由黃幡綽。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臣塵史。謂林逋詩郭索鉤輅用本草語。則未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。較之王觀國學林。王應麟困學紀聞。皆爲少遜。然大致考據詳核。如辨女媧補天非鍊石。則取張湛之說。辨同姓不必同氏。則從許慎之論。以及名稱字義沿訛習謬而不知者。皆一一訂正。尤足以砭流俗之非。較之誌俳諧。

述神怪者。有益多矣。哀而錄之。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。叔方舊本。卷帙無徵。今卽永樂大典所存者。略以類從。編爲二卷。

潁川語小卷上

宋陳叔方撰

古文孝經罕有也字。今人所讀乃明皇本。用也字頗多。漢書賈誼鵬賦罕有兮字。史記本則多有之。楚狂接輿歌。史記作往者不可諫。今來者猶可追也。比論語多二字。宛是楚辭句法。莊子所載亦有也字。無兮字。漢石經本同。

古文孝經云。子曰。閨門之內。具禮矣乎。嚴父嚴兄。妻子臣妾。猶百姓徒役也。司馬溫公指解。謂刑於寡妻。至於兄弟。以御於家邦。與此章何以異。唐明皇時。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。案其文。是比妻子於徒役。文句凡鄙。不合經典。必非宣尼正說。二者之論不同。愚謂賤百姓。輕徒役。乃後世庸暴之君耳。古人未嘗不以民爲貴。以徒役爲重事。妻子臣妾。雖下於我。而其理有不可忽者存。如待百姓徒役。得其心則順。失其心則違。茲願可不謹耶。

諸經皆有緯。尙矣。先儒謂識緯起漢哀平間。然曹褒何休鄭康成樊英之徒。好之甚篤。康成之解經。褒之定禮。皆引以爲據。今日至有不識其名者。況復傳誦。且如易之緯有六種。曰稽覽圖。曰乾鑿度。曰坤靈圖。曰通卦驗。曰是類謀。曰辨終備。隋志所載乃有八卷。鄭氏注今傳於世者。稽覽圖二卷。是類謀一卷。辨終備一卷。坤靈圖一卷。通卦驗二卷。又有乾元序制記一卷。却無乾鑿度。當俟識者。諸書引孔子之語。亦多

見於緯文。

文有以一字自爲經緯者。如詩序所美非美然。論語其然。豈其然乎。句法最嚴潔。亦有一字自經緯於數句之間者。誨女知之乎。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是知也。又云。施於有政。是亦爲政。奚其爲爲政。又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。孰敢不正。獨樂樂。與人樂樂。孰樂是也。道可道。非常道。上德不德。是以有德。子治天下。天下既已治也。語亦近是。有以兩字自爲經緯者。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此言複而成章。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。則旁無一語之助。而經緯井然。又有以句之上下兩字聯屬者。訟上剛下險。險而健。訟。訟有孚窒惕中吉。又云。兼三才而用之。故曰六。六者非他也。三才之道也。道有變動。故曰爻。爻有等。故曰物。物相雜。故曰文。文不當。故吉凶生焉。又老子。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。又曰。知常容。容乃公。公乃王。王乃天。天乃道。道乃久。莊子。正則靜。靜則明。明則虛。虛則無。爲而無不爲也。有以兩字錯綜而成之者。如天保。下報上也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。只用君臣二字爲經。以上下二字爲緯。似對不對。以盡其義。大抵作文之法。變化無窮。布在方策。讀而不玩其辭。則其義不能盡見。撫此數者。餘可以例通矣。

作文語法。渾渾正正。怪怪奇奇。前輩評之詳矣。洪文敏公聚經子諸史句。目曰法語。精語者。採擷尤密。却未有考論文句之或長或短。標之爲後作準程者。因撫諸書之語。敘其大略於後。凡句之短者。二字三字爲奇。其長有引而至於十五六字至二十字者。亦爲奇。讀之不覺其長。而損其一字。則不成句。不可讀。此

古人至妙之法。如南宮綽之妻之姑之喪之類。恐洪氏諸語未必盡收。且如二字三字之嚴者。曰敷貢、簠、禋、才、難。是也。曰天行健、朋盍簪、弔由靈、肯鼓南、乘乘黃。是也。其稍寬者。曰弗弔何、居無違。是也。曰揚之水、怨有同、利艱貞、美反正、從夏南、莫春者、身中清。是也。潘子真詩話論檀弓云。進使者而問故。夫子之所以問使者。使者之所以答夫子。一進字足矣。約不失一辭。可謂至確。愚觀約而理到固難。若豐而不餘者尤難。如詩大序云。詠歌之不足。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亦一字不可損。檀弓云。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。中庸云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詩晉無衣序云。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。家語云。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。豈可及乎。老子云。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。以其善下之。此數語者。雖長而猶有句讀可析。未見其爲奇也。有一句而長不可去一字者。如孝經云。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。內則云。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。使爲子師。穀梁傳昭公四年云。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。說苑稱子曰。魯國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也。又易繫辭云。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。此雖十字。而立言森密。望之使人敬畏。可謂法語。易有兩句皆長而奇甚者。曰。夫易彰往而察來。而微顯闡幽。開而當名辨物。正言斷辭。則備矣。論語未嘗以奇稱。而語奇尤甚。如曰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又曰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。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此亦兩句俱長之法。在史記多有之。呂不韋傳云。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。豫讓傳云。然所以爲此者。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。魯仲連傳云。吾始以

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。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韓文公深達此意。其文雅。尙奇崛。至上宰相第三書。頗用長句。如曰。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。皆已修理。又曰。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。又曰。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。章章如是。又曰。山林者。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。又曰。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。是懼。此篇布置宏闊。如長江大河。非此句法。則不相稱。韓之所以爲奇也。又有兩長句而語合者。如前所謂辟人之士。辟世之士。爲賢公子。非賢公子。僅一二不同。此其句法。尤不易得。孟子乃有數句皆長而語復合者。我豈若處畎畝之中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。繼之曰。與我處畎畝之中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。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。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。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。天之生此民也。使先知覺後知。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。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非予覺之而誰也。雖然。以論語較之。則又有大不侔者。如云。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譬猶一串白玉數珠。顆顆圓淨。連連而不雜。語法之清空精到。○案此下當有脫文。

乎人之求之與。譬猶一串白玉數珠。顆顆圓淨。連連而不雜。語法之清空精到。○案此下當有脫文。

女媧氏。古之女主也。傳言女媧補天。蓋補天道之闕。猶仲山甫補衮職之闕爾。傳云。鍊五色石以補天。斷鼇足以立四極。舉世然之。仲山甫之補衮。果補衮衣哉。陰之佐陽。柔之承剛。女之助男。此正補天立極之義也。原註。女媧。古天子。風姓。出列子注。

史家罕載簡牘之語。趙壹傳。有皇甫規與壹書。其略曰。蹉跎不面。企德懷風。虛心委質。爲日久矣。側聞仁者愍其區區。冀承清誨。以釋遙悚。又云。儻可原察。追修前好。則何福如之。謹遣主簿奉書。下筆氣結。汗流

竟趾。壹報曰。君學成師範。縉紳歸慕。仰高希驥。歷年滋多。旋轅兼道。渴於言侍。沐浴晨興。昧旦守門。實望仁兄。昭其懸遲。以貴下賤。握髮垂接。又云。仁君忽一匹夫。於德何損。而遠辱手筆。追路相尋。誠足愧也。其往復辭語。稍近於今。亦可見東漢時簡牘體製也。

史書非出一手。故其間多異同。亦有一事而重見者。如武后問狄仁傑薦宰相語。仁傑傳所載已詳。張東之傳中復有之。漢書則不然。每云語見某傳。似不重複矣。至於酈食其見漢高祖輟洗事。既載之高祖紀。又載之食其傳。果何謂也。

揚子雲。後於太史公者也。史記相如傳乃引揚雄語。此後人續之。非遷筆明矣。韓昌黎作毛穎傳。謂結繩之代。以及秦事。無不纂錄。蓋謂秦始皇時也。又曰。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。皆所詳悉。浮圖之書。秦時未至中國。不知何所考而云。

駐蹕之地。目爲天府。蓋尊君也。嘗考周禮。春官有天府之職。云天者尊所藏。若天物然。莊子齊物篇。孰知不言之辯。不道之道。若有能知此。謂之天府。荀子大略篇。好士不倦。是天府也。史記蘇秦傳。乃以燕爲天府。姑撫數處。惟周禮之說。爲尊且美耳。

劍曰南劍。雄曰南雄。河曰西河。蓋郡有同名。以方別之。溫爲永嘉郡。俚俗因西有嘉州。或稱永嘉爲東嘉。然圖志曰永嘉譜曰永寧編。及前輩題識處。未嘗用東字。爲傳記無有也。近時綸語中。或用東嘉二字。殆未詳考云。

尙書左右司。謂之都司。都司官不重戴者有罰。所以嚴其人也。都曹乃刑部都官。古之司隸校尉。今稱都司爲都曹。非也。攷證案通典刑部都官郎中一人。下云漢司隸校尉屬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司爲都曹。非也。官不法事是郎官乃司隸校尉之屬官。非郎司隸也。疑原本或脫屬官二字。檢正諸房文字。乃中書門下省。非尙書省。謂檢正爲都司之長誤矣。攷證案宋史職官志中書省檢正官五房各一。中詔減尙書省左右司郎官二員。置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二員。次年復舊是中書門下檢正官第一時之制。不可援以爲例。此似未核。詞翰引用處當審其是。

本朝奏事時。雖官者亦須遠避。而杜詩云。朱衣只在殿中間。不知所指朱衣爲何官。今考朱衣者。乃臺省引班之小吏耳。攷證案杜詩朱衣當指侍臣之賜緋者。此以宋制朱衣吏言之。所說殊誤。不知朱衣導引之吏無由得至殿上也。朱衣引馬黃金帶。蓋詠宰相之貴也。今宰相出乘馬時。二人朱衣而前趨者。爲朱衣。一人紫衣而騎導者。爲引馬。皆直省官也。唐宰相早朝。列炬甚盛。今馬前惟秉燭一枝。所謂煌煌火城安在哉。

亞飯三飯四飯。皆飯而作樂。王燕飯食皆令奏鐘鼓。孔氏曰。三飯謂朝夕。日中。此大夫之禮也。

今省部曰帖。皆公移也。惟帖俗以子稱。攷證案沈括夢溪筆談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。曾見唐人堂帖。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帖子也。據此則帖子之名自唐已然。此未詳。文昌雜樂。上司尋常追呼下司吏屬。只以片紙書所呼叫。因依差走吏勾集。

姓氏之學散漫久矣。世鮮習者。往往自幼至老。竟莫知其身從何來。且以陳姓言之。左傳稱爲神明之後。蓋自舜也。古者天子建德。因生以賜姓。胙之土而命之氏。如舜生跳墟。以姚爲姓。封於虞。卽號有虞氏。其子孫更不得賜姓。卽以虞爲氏。舜之後封於陳。則是陳與虞同姓而異氏。可以類推。史記稱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者是也。許氏云。族者氏之別名也。姓者所以統繫百世。使不別也。氏者所以別子。

孫之所自出也。故世本支篇言姓則在上，言氏則在下。此論最爲明白。然觀史記之語，則有未喻者。其敘老子曰：姓李氏。注謂李氏女所生，因母姓，則姓氏亦有出於母者何也？禹之母吞薏苡而生禹，因姓氏，契之母吞乙子而生契，因姓氏，則又詭異之甚者。要是衆仲及許慎之語，柳芳之論爲可信。餘不必惑。大觀中，永嘉仰孝子忻，有富族求婚，忻辭之。著同姓圖曰：姬周鄭江與仰同姓，百世不通婚姻。正緣後世論氏而不及姓，故忻特行之。其知本之君子歟？原注：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，乃稱鄭訴多不曉其義，蓋以鄭著深衣散步洛水堤上，過都康節天津之居，謁曰：程秀才，既見乃溫公也。康節問其故，公笑曰：司馬出程伯休父，故曰程也。二公學問無不通，蓋詩所謂善戲言。

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。如曾子怒子夏曰：商，汝何無罪？是也。後世惟相呼以字而不相名矣。乃有以字自稱於人而不名者。昨見觀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，皆直書君復奉呈某人秀才。君復乃和靖字也，而書之與名不異。因攷顏籀、高儉、房喬、封倫，皆隋末唐初人。其時惟稱師古、士廉、玄齡、德彝，而未嘗有名之者。此蓋以字行於時。故師古注漢書，直稱顏師古；玄齡注管子，亦直稱房玄齡也。但舊唐書既明言房喬字玄齡，而新唐書乃謂房玄齡字喬，又謂顏師古字籀，不知歐文忠公遂以字易其名何謂也？後之覽者，何以辨其名與字之是非耶？劉子玄名知幾，以玄字諱嫌，故以字行。徐有功本名宏敏，避孝皇帝諱，故以字行。無可疑者。高儉傳稱儉字士廉，閻遜傳稱遜字立德，崔元翰傳稱元翰名鵬，其傳中乃悉以士廉立德元翰爲稱，是竟以字作傳而不名何也？封德彝既以字顯，而傳獨書名，又何謂也？若郭子儀字子儀，張嘉貞字嘉貞，李嗣業字嗣業，白元光字元光，侯仲莊字仲莊，其字與名混而爲一，甚簡便矣。

俗稱爺、爹、父也。孃、媽、母也。父母爲正名。猶言天地也。爺、爹、孃、媽、尊之愛之之聲。猶天之云高高明明。不可得而名也。凡所尊所愛而又敬之德之如父如母者。故亦以此稱之。姆者女師也。娘者少女之稱。非母也。爹本屠可切。亦陟斜切。又爸、蒲可切。善之邪切。皆父之稱。郎罷者。爸之訛也。爺古只作耶字。姐亦母稱。女之長者也。哥本聲也。無其義。今人以配姐字。爲兄姊之稱云。

伯父、叔父、同姓尊長之稱。爲父之兄弟也。曰伯曰叔者。長幼之序。非實指其人也。惟婦人稱其夫之兄弟。則曰伯叔。蓋不可隨夫而兄之弟之矣。而又無他名。遂因長幼之序以爲之稱焉。伯舅、叔舅、異姓尊長之稱。爲母之兄弟也。妻之父曰外舅。妻之母曰外姑。此見於爾雅。蓋婦稱夫之父母曰舅姑。則以此稱妻之父母爲甚正。俗呼丈人丈母。意亦近之。然稱他人妻之父曰丈人。則未穩。惟曰令外舅可也。若云令岳。鄙謬甚矣。趙邪卿注孟子云。禮謂妻父曰外舅。堯以女妻。故謂舜甥。此甥謂壻也。左傳。楚文王過鄧。鄧祁侯曰。吾甥也。此甥謂姊妹之子也。謂我舅者。吾謂之甥。二者似可通稱。若加外字。則直爲姊妹之子矣。史記作外生。晉史亦作外生。惟三國志作外甥。其義一也。

姪、徒結切。禮大夫不名世臣姪。娣是妻之兄女。娣是妻之妹。又左傳。姪其從姑。謂我姪者。我謂之姑。是也。今謂兄弟之子爲姪。蓋取字林音義作丈乙切呼之。古史傳所未詳。自唐至本朝諸書稍見之。如狄仁傑諫武后云。姑姪與母子孰親。猶指武姓人爲姪也。此字惟可施之書問。以便人情。或有所著作。不若稱兄之子。弟之子。從子。族子之爲得也。

兄弟之子猶子也。正如孔子謂回視予猶父。予不得視猶子之義。乃視之如子也。今人便以猶子爲稱。殆不可曉。凡文字中曰能曰猶曰果然。皆獸名。假借以爲義。猶卽猶豫是也。豈可單用。左傳稱內嬖如夫人者六人。亦如二君之義。言待寵妾之過禮也。今有上僭之妾。便目爲如夫人。或呼爲側室。殊不知卿置側室。乃衆子也。卿得以立此一官也。禮稱妻將生子居側室。此又爲妻生子時所居之室。豈妾之稱哉。大抵世俗稱謂。多失其義。惟以令尊呼父。以內稱妻。尙可通。若謂閣正爲令政。令嗣爲令似。令女爲令愛。及僕妾稱盛寵盛綱之類。傳習已深。不覺其謬。亦不可得而革矣。惟立言之士。宜審其辭旨之雅馴者。用之可也。

俗稱叔父之妻。作式荏切。稱母兄弟之妻。作巨禁切。其字則從審從今。而加女於左。實無文義。而舉世用之。莫明其所從來。按張太史明道雜志云。嬭者世母之聲。姁者舅母之聲。蓋二合也。如張所說。乃用梵音二合。則如廣韻二十爲廿。如捨切。俗作念之類耳。亦罔所稽據。今姑存之。集韻於嬭姁字下注。但云俗呼叔母爲嬭。舅母爲姁而已。當俟博知者辯之。

丈人蓋父行也。稱人之父曰丈者。所以父其父也。以某丈相呼者。尊之也。史記荊軻傳云。家丈人召高漸離擊筑。索隱曰。劉氏云。謂主人翁。韋昭云。古者名男子爲丈人。尊婦嫗爲丈人。又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。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。卽張博母也。古詩云。三日斷五匹。丈人故嫌遲。是也。攻證案玉臺新詠載鮑仲茂倩樂府詩集左克明古樂府並同。卿妻詩作丈人故嫌遲。郭此作丈人未詳何據。或宋本如是也。據此所說。其尊特甚。自唐以來。所稱猶可考。且以杜少陵詩觀之。或

高官。或文人。或貴盛有地望者。皆以丈稱。如射洪李四丈。鄭十八丈。著作丈。薛十二丈。南史李鄠縣丈人之類。非一。其最敬仰者。韋左丞丈人。又曰河南韋尹丈人。皆韋濟也。濟嗣立子。嘗爲太原尹。文雅有政事。著先德詩四章。世服其典雅。三世居左轄。故少陵詩云。甚愧丈人厚。甚知丈人真。則其人可知矣。李十丈判官李驥也。曰我丈時英特。魏六丈少府魏佑也。曰鄭公四葉孫。李大夫七十丈。李勉也。曰王孫丈人行。盧五丈參謀盧瑀也。又贈李十五丈祕書文蔚云。孤陋忝末親。等級敢比肩。沈八丈膳部東美云。通家惟沈氏。又云。禮同諸父長。此云者。則以親戚或通家之舊。亦行輩之長者。惟蘇州李二十五丈長史。云星拆台衡地。又曰一毛生鳳穴。乃貴家子弟耳。少陵亦以丈稱之。有所敬也。柳子厚寄許京兆孟容書。稱五丈座前。韓昌黎作扶風郡夫人盧氏墓誌云。吾父友惟韓丈人。宋朝富鄭公素以丈事范文正。一日取簿擇監司。范公以筆勾倒某人。富公呼范公曰。十二丈。則是一筆。此又見之書牘。見之銘墓。見之口談。皆可證也。又按王岐公撰光祿卿王師言罕墓誌銘云。罕乃岐公之叔父行也。第六。旣以年德尊。又其子弟多與公卿游。故自今丞相臨川公而下。皆稱爲六丈。此最分曉。

御史。

趙盾比夏日。衰比冬日。此以人況日也。後有以月況人者。春月如美女。夏月如循吏。秋月如翰林。冬月如周人以諱事神。名終將諱之。蓋禮旣卒。哭而後諱。不敢斥言其名。故曰諱。則是未祔之前。猶以生事之。不曰諱也。生曰名。死曰諱。古今通義。典籍昭然。今世俗問人之名者。類曰諱某而不曰名某。是其人未死而

先加以諱。儒冠縉紳亦且互相傳習。略不悟其爲謬者。況諱之爲言避也。又忌也。隱也。不曰名某。而謂之避某忌某。又取何義。下俚之人。遂有台諱之語。猶言台忌。尤爲可笑也。國之廟諱。著於令甲。臣子所當謹避。凡作文者。須易以他字。不必科場爲然。禮所謂詩書不諱者。謂臨禮文之事。行禮之時。必有所妨者。非謂執筆作文也。史記及前漢書諸帝本紀。不書名諱。後漢而下。皆異代人所述。始有諱秀諱操之文。莊嚴徹通。避之惟謹。此猶史之文也。如唐之以治爲理。不特陸宣公奏議爲多。而韓文公諸人應有所作。亦曰理亂。蓋高宗諱也。國朝祖宗廟諱。皆不難避。其習熟於文字間者。不過數字。如聖祖名_元也。及嫌名_明第一字_也。重_也仁廟嫌名_也第二字_也。正_也第六字_也。證_也英廟嫌名_也第八字_也。至_也第十四字_也。福_也神廟嫌名_也第一字_也。第二字_也。勉_也欽廟嫌名_也第四字_也。全_也第五字_也。圖_也及舊諱三兩字耳。辭章之士。往往易犯而不自知。却有書治亂爲理亂者。乃爲唐諱何也。洪文敏公作夷堅支志。以丙爲景。此雖唐所諱。而洪公會祖少保名炳。故借此字用之。非無謂而然也。

穎川語小卷下

邵康節先生平生不爲訓解之學。嘗曰：經意自明。苦人不知耳。屋下蓋屋，牀下安牀，滋惑矣。所謂陳言生
活者也。有詩曰：陳言生活不須矜。自是中才皆可了。冲晦處士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。人或勸復著書。
復曰：古聖諸書已具。顧學者不能求。吾復何爲以邀名後世哉。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。今其家有書十
餘篇。皆出於門下故舊之家。或問陸文安公何不註釋諸經以垂世。公曰：六經乃註我者也。二三君子之
言遠矣。

君子小人之目。始於大禹誓師之辭曰：君子在野。小人在位。蓋謂廢仁誓。任姦佞也。自後諸篇罕以君子
小人對言。凡稱君子者。皆貴而有位之人。如曰我西土君子。越庶伯君子。凡我有官君子。是也。稱小人者。
皆微而在下之人。如曰無或敢伏小人之依箴。小人難保。爰暨小人。不聞小人之勞。小人怨汝。冒汝。是也。
旅獒云：狎侮君子。狎侮小人。下文既謂小人罔以盡其力。則所謂君子亦有位之士也。無逸云：君子所其
無逸。則知小人之依。下文既云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。則所謂君子亦貴盛之稱也。惟秦誓云：截截善
諛言。俾君子易辭。乃爲忠佞之分耳。其次則周易稱君子小人。又皆以卦體爻位吉凶而言者也。論語一
書。首尾二章專論君子。其中凡言君子者。雖各有不同。大抵二十篇之語。無非教人爲君子之道。君子二
字。至此大明。小人情狀。亦可見矣。如云：喻於義。喻於利。坦蕩蕩。長戚戚。上達下達。固窮窮斯濫。求諸己求。